

胎 前 篇

——程门雪遗稿之五

何 时 希 整 理

妇人胎产，列为专科，代有名家。妇科之书，浩如烟海，非能以数言尽也。《金匱》亦列妇女一门，明乎胎产之证，虽非专家，而其大旨，亦当知晓。故今所言者，乃仅释《金匱》之妇人病耳。妇人门共分三证，即妊娠、产后及杂病也。妊娠、产后，均为妇人所独有，杂病治法，本同男子，惟有独为女性所有之杂病，则不得不别出治法。

今先言妊娠：妊娠即胎前也。胎前之证虽多，大要不出三种，一为因胎而成病者，一为因病而伤胎者，一为病不关胎，病自病，胎自胎，而治病之法，恐有妨胎，故不得不另设治法者。胎前各证，无能出此范围者矣。

《金匱》妊娠篇第一条，乃言妊娠之脉证，因其脉证，而藉以断其妊娠，并及治法及救误。其原文曰：“妇人得平脉，阴脉小弱，其人渴，不能食，无寒热，名妊娠，桂枝汤主之。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，设有医治逆者，却一月加吐下者，则绝之。”按此条文义，有许多不可通处，按之事实，亦无大用，只能阙疑，存而不论可也。如妊娠本非病，何以必主桂枝汤？既用桂枝，何以无寒热？六十日当有此证者何证？岂即阴脉小弱、其人渴不能食之证耶？此证妊娠二月之间，殊不多见，不知何所见而云然。况即有之，亦非要病，何以无病而医，竟至医治而逆耶。加吐下则绝之之“绝”字，尤为费解。或谓绝其病根，或谓绝其医治，或又谓绝其妊娠，聚讼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实则《金匱》为医家之书，非训病家者。绝其医治，乃告病家之言，非以训医者，意不相合也。若谓为药苦，当勿药有喜，于妊娠本可通，何以又用桂枝汤。又何以云

医治逆者，有逆必有顺，必非勿药之证矣。若云绝其病根，则语太浑融，何病不当去其病根，何治不当去其病根，而必谆谆于致误之后乎，意亦不当。惟绝其妊娠之一解，尚无破弊，但亦无益于事理。故吾谓可存而不论。揣其大意，则其中恐有缺义，而其辞意可分两段：首一段，乃以脉证断妊娠之是否。次一段则言妊娠恶阻之治法也。何以言之，妇人得平脉，是脉不病也。月事不见，虚者当见虚脉，瘀者当见涩脉，今脉无病象，而月事不来，即其停也非病可知，当属妊娠无疑矣。此即《素问·腹中论》“身有病而无邪脉”之义。断孕论脉，以此最确。余若寸口脉动、阴搏阳别诸法，虽出经文，却难必其有验。只以月事不至，脉无病象，断之最效而最易行，故仲景取之也。此第一段，以脉证断妊娠是否之义也。二段则言恶阻，原文“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”，而不明言其何证，惟推其语意，则此证为妊娠二月所必见者，故曰于法六十日当有此证，可知其证必普通常有，而非奇异之证矣。妊娠二月最常见者，莫如恶阻，则呕吐喜酸恶食是也。原文又谓：“医治逆者，却一月加吐下”。吐而曰加，可知原来本吐，特因其医治不合，故加重耳。吐则恶阻也，六十日当有此证，而证中有吐象者，即不明言，无论何人亦知其恶阻矣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受胎之后，血养胎而不涵木，肝体亏则肝用强，犯胃则呕。胃受尅则恶食，肝体虚，求助于食，则喜酸。孕则经停，经停之后，精华则养胎元，其中浊气无从发泄，乘肝之逆而犯于胃，胃虚正不胜邪，则呕吐作矣。其必发于六十日者，以六十日为肝胆养胎之时也。由此言之，恶阻之

因,虽由于经阻,而恶浊之气上逆,血不养肝,木来乘土,胆胃不降,尤为恶阻之主要病因也。桂枝汤方中,桂枝辛通,初受胎时,凝结未牢,不可轻用。甘、枣味甘,呕家所忌。唯生姜和胃降逆,去秽恶,芍药和肝,为必用正药。全方却不足取,不能盲从。恶阻轻证,不治自愈,二月一过,其证自平。重者日夜呕恶不绝,上逆甚,则下必脱,恐致殒胎。非药不可。其治亦不出柔肝和胃、芳香壅中数法,惟一切行气破气滑利之品,当忌用耳。半夏为止呕主药,后人以动胎忌之,甚可惜。或谓姜制则不碍胎,亦理想之谈。惟众俗所趋,不得不随波逐流,实则不必忌也。妊娠篇第二条:“妇人宿有癥病,经断未及三月,而得漏下不止,胎动在脐上者,为癥瘕害。妊娠六月动者,前月经水利时,胎也。下血者,后断三月衃也。所以血不止者,其癥不去故也,当下其癥,桂枝茯苓丸主之。”此条则言妊娠之变证,而非谓寻常之病矣。古文太简,又多脱落,后来解者,无一人能明白通畅。反致惑人,不如不释。今特为解释如下,知仲景之文深有至理,固非模棱之语、敷衍之词也。未释此条之先,当先知妇人受胎之种别,平时经事调匀,停后毫无病脉,经停而受孕者,常也。然有居经者,三月一至。有避年者,一年一至。当详问平素,不能以其经停即谓之孕也。又有垢胎者,受孕之后,经行如常,经并不停,胎已渐长,不能以其经行而断其无孕也。此条所言之妇人,则垢胎之体耳。其曰“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”,明谓其经行之时,即已受胎矣。垢胎之体,孕后仍当经行,今行而又停二月余,是与素体不合,可知其停,并非因孕而停,乃凝瘀而蓄耳。平常之人,经停受孕之后,而得漏下,则为半产,急宜固胎为主。今体与平人不同,停不因孕,而为瘀凝。即见漏下,亦宿瘀之泄,非殒胎也。故申之曰:“下血者,后断三月衃也。”明言其所下之血,乃停三月之瘀蓄,是衃而非胎矣。按之常理,胎动当在六月,动时当在脐下,今经断未及三月而动,动又不在脐下,而在脐上,其故何哉,盖其中有二因存焉:胎动应在六月,今未及三

月而动,在常人本为不合,若在垢胎之体,则知其受胎之日,远在前三月经行之时,益以经断之二月余,是亦六月矣。从其经断三月之不当动,而推得其受孕不在经断之时,非一妙法欤。胎无三月能动之理,今虽未及三月而动,实则仍六月也。此理历来注释者均无人知,犹谓三月而动,为胎之变。或谓三月而动,乃衃非孕,最为无稽之谈。仲景妙文,精华内蕴,为后人所湮没丧失者众矣。此其胎动在未及三月之理也。至其动在脐上者,则另有因,原文不谓其人宿有癥病乎,癥者真也,瘀血所结之痞块也,胎动本在脐下,今反在脐上,又询知其人素有癥结,则知其动在脐上者,乃癥瘤在下逼其胎向上而动耳。癥碍血行,故经断三月。经断三月,衃留益多,满而外泄,故得漏下不止。是既经之停,经之漏,胎之不安,均属癥瘤为害。庆父不去,鲁难未已,不去其癥,病无已时也,故曰当下其癥。下癥当用去瘀之品,有胎之体,亦无碍。《内经》曰:“有故无殒,亦无殒也,大积大聚,其可犯也,衰其大半而止。”所主桂枝茯苓丸,方中祛瘀之品,不过桂、芍、丹、桃。其所以不取用大黄、芒硝等猛剂,殆亦衰其大半之意耳。其言甚可思,凡有孕而当行攻下者,盖当以此为法乎。

其第三条曰:“妇人怀妊六七月,脉弦发热,其胎愈胀,腹痛恶寒者,少腹如扇。所以然者,子脏开故也。当以附子汤温其脏。”此条文字,本极明显,无须注释,意谓怀妊腹痛,证有由于子脏开而得者。其症状原因治法,均详列无遗,照病断证,照法施治,固甚易也。乃为后人一注,便生错误,其胎愈胀,非病象也,乃以为病象。少腹如扇,解作阵阵作冷,如扇扇之,尤误。乃千篇一律,更无独出手眼者,仲景有知,亦当呼冤于地下,今特为正之。怀妊至六七月,其胎已渐长大,非复从前之渺小,故曰其始愈胀,并非谓其病胎愈作胀也。胎长大则胀,胀则子脏开,不观妇人临产之日,先有白汁淋漓不绝之象乎,则胎胀子脏开,液不藏之原因也。因胎胀而子脏开,因子脏开而受寒,述其因也。恶寒发热,腹胀,少腹如扇,

言其证也。发热恶寒，有似表证，脉不浮而弦，弦者寒也。更见腹痛，知其寒在里也。少腹如扇，乃言少腹一起一落，高低急促，与呼吸相应也。如扇乃象形，与鼻扇之扇同一解释。里寒腹痛，脉弦，而见少腹高低，起落如扇，则知寒入子脏，挟冲而动，肝木横逆，胎儿不安，势非轻浅，盖妊娠腹痛之重证，急宜温其子脏之寒。即见寒热，但里重于表，仍从里治。况其寒热，无头痛骨楚之象，非必表证，仍因腹痛脏寒而起者耶。故曰：当以附子汤温其脏。附子汤方缺而未见，或谓即伤寒附子汤。以药证之，附子温脏寒，为君；白芍和肝止腹痛，为臣；参、术温脾固胎，为佐。固极相合，其信然欤。此条本明显无奇，惟历来注释者，均以少腹阵阵作冷，如被扇之状，释子脏如扇之证。穿凿附会，点金成铁，为可异耳。

第四条曰：“师曰：妇人漏下者，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，有妊娠下血者，假令妊娠腹中痛，为胞阻，胶艾汤主之。”此言妊娠腹痛，有胞阻之证也。《医宗金鉴》妇科谓“妊娠腹痛曰胞阻”。大误。要知胞阻乃妊娠腹痛之一证，非尽腹痛均可谓之胞阻。古人解经，可笑如此。本条主要论述妊娠腹痛下血之证治，余俱陪衬文字。胞阻二字，照字面解之，乃阻胞中之气血，似乎当用通利。但以见证及所用胶艾汤方合之，又似不协。愚意当以方证相合为主，不必定从名称上着想，若但以胞阻病名论治，必不能见下血之证，即见下血之证，亦当如前一条因瘀下血之论治，何能主胶艾汤。今以方证合之，当是血虚气滞。其下血乃冲任不摄，血不归经。血若不止，必有殒胎之险。方中重用地黄补虚恋胎，为君；归、芍、胶、艾养营和肝，为臣；佐川芎以行滞气，艾叶以温子脏；且炮黑姜又能引血归经，乃一补多行少之方也。此方即胶艾四物汤，女科以之统治调经、胎、产一切虚寒腹痛下血之证，无不效如桴鼓。本条胞阻既用此方，其证又相同，则其病因，断无纯属气血阻于胞中之理，当舍名取实可也。

又有土湿木菀、木陷土中之痛，脾主湿，脾虚则湿聚。肝主血，木郁则血菀。如第五条

所谓“妇人怀娠，腹中疝痛，当归芍药散主之”者是也。疼痛者，绵绵而痛，痛无休时也。方用归、芍养血和肝，川芎以行血中之滞气，苓、术健脾，泽泻以泻土湿之有余。亦肝脾并治之法也。方中分量，芍药最重，和肝脾为君也；泽泻次之，渗土湿为次也。其意岂不昭昭若揭乎。从第三条起至第五条，均言妊娠腹痛之证，而各各有别：有子脏开受寒者，宜附子汤温子脏；有下血腹痛者，为胞阻，宜胶艾汤调冲任；有土湿木郁者，宜当归芍药散和肝脾、推而广之，其变化无涯矣。

本文：“妊娠呕吐不止，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。”半夏降逆和胃，干姜温中祛寒，人参补中益气，方只三味，以其功能推之，则知此条所谓呕吐不止者，证系脾胃虚寒之呕吐，故以扶正祛寒，和中降逆之方法治之。又可知此条所指之呕吐，必见呕吐清水，苔白脉迟，诸虚寒证，方可用此法也。

本文：“妊娠，小便难，饮食如故，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。”此条眼目在“饮食如故”四字。盖小便难为脾肾阳虚，膀胱宣化失司，则必见食少纳减之证。今饮食如故，肾阳能蒸动可知。肾阳自足，则不当见小便难，可知其并非肾阳不足，膀胱不能宣化。又无身重腹满之证，则更非水气不行。以其所用方剂证之，当归行血疏肝，贝母解郁化痰，苦参清火泄热，是一疏肝解郁泄热之方。乃知其小便难者，为郁结伤肝，肝失疏泄，五志化火，火郁不伸之证矣。推其证候，小便难之外，必兼热燥黄赤之象。脉必弦数，苔必黄，舌必绛，方合肝郁化火，郁结不舒之证，方可用当归贝母苦参丸之法。后人柴胡清肝、龙胆泻肝等方，均从此脱胎者也。

本文：“妊娠有水气，身重，小便不利，洒淅恶寒，起即头眩，葵子茯苓散主之。”此论胎前有水气之证，即后世所谓子肿、子满、子气各证也。小便不利，而见身重，水湿不能宣化，而溢于腠理也。水湿内蕴，阳气痹塞不通，则洒淅恶寒；水湿伤阳，清气不得上升，则生眩暈。但用葵子茯苓散淡渗水湿，水湿去则诸病

悉愈。惟葵子滑利，胎前所忌，后人每不敢用。且胎前肿满，每起于七八月间，太阴司胎之时。脾肺气虚，亦生肿满，便不能再行渗利。后贤薛立斋谓：胎前作肿，纵生水湿，终属脾虚。所定全生白术散（白术、茯苓、大腹皮、橘皮、姜皮）、四君子、六君子等汤，均为健脾之剂，颇能高出一筹。实则肺气虚不能行其津液，水精不布者，尤居多数。前人有以春泽汤去桂枝治子肿，寓有深意，可以取法，胎前作肿，不外健脾渗湿，顺气安胎八字。如《济阴纲目》所言：但一泻气利水，则愈。此谬论也。

本文：“妇人伤胎，怀身腹满，不得小便，从腰以下重，如有水气状，怀身七月，太阴当养不养，此心气实，当刺泻劳宫及关元，小便微利则愈。”此条亦属胎前子满、子肿之类。惟与用葵子茯苓条，有虚实之辨矣。此言伤胎，非胎伤之后始见各证，乃先有腹满等证，然后伤胎，乃倒装文法。能通其文理，则意义自明。人身之水，化而下行则为溺。水中之阳，化而上升则为气。气为水所化，故仍化为津液。气结子胎，亦结为水衣，实积气以举胎也。故将产先破水衣，护胎亦赖水衣，水衣护胎而不坠者，气统血故也。若有形之水不行，则逼胎下坠，气陷而不升，则胎不举，故曰伤胎。推原水之不化，由于肺不通调，而肺不通调，又由于心火剋金，故刺泻劳宫、关元，以泻火行水。劳宫心穴，关元肾穴也。刺法不传，代以汤剂，则养肺清心，导心府，宣膀胱，在所必用。昔人谓胎前宜凉，实本此义，惟数典忘祖，不知所自出耳。文中身重，或谓重即肿字，古文通用，且重即有水有湿之象，义本通也。

本文：“妇人妊娠，宜常服当归散主之。”“妊娠养胎，白术散主之。”此二条，言胎前通用养胎之法也。当归散用归、芍和营，川芎行气，黄芩清热，白术安胎，乃胎前体热者之法也。芩、术为安胎之药，人多知之，以胎前多热，热则伤胎元，胞系于脾，虚则胎坠。故用黄芩清其热以保胎，白术健其脾以举胎也。但胎前虽属热者多，亦有寒湿之证，如第二条白

术散，用白术、牡蛎以燥湿，川芎温血，蜀椒去寒，则胎前寒湿者之方治也。仲景列此养胎二方，极有深意，恐后人偏凉畏热，故出一当归散以清热，即出一白术散以治寒水，以示无偏之意。而识医之用药，有经有权，不能以一言蔽之也。二方之中，同用川芎，川芎温行，后人忌用，不知补中无行，便成呆补。且平时不疏利气机，临产必多窒碍。故二方均用川芎，以示行动之药，不必尽忌。用之有法，碍而不碍也。仲景著书时，一若预知后人胎前忌热、忌通行之陋习，而先为此以矫正之，不亦异哉。妊娠门中，共文十一条，方十首，丸散居七，汤居三。盖汤者荡也，妊娠当以安胎为主，攻补皆不宜骤，缓以图之耳。

尚有一条在妇人杂病门中，亦当移入胎前，即转胞之证是也。本文：“问曰：妇人病饮食如故，烦热不得卧，而反倚息者，何也？师曰：此名转胞不得溺也，以胞系了戾，故致此病，当利小便则愈，宜肾气丸主之。”此言胎前转胞之证治也。下不得通，则反上逆，因不得溺，而见烦热、不得卧、倚息，则病在上而本在下。其病因盖由胎重压胞，胞者脬也，胞系了戾不顺，胞为之转。胞转则膀胱宣化不利，故不得洩溺。水气无有出路，反从上逆也。肾气丸化气通阳，气壮举胎，胎举则膀胱宣化得行，小便通利。下通则上病自愈。此以肾气丸利小便之意，非谓但利小便，即可以治转胞也。其证少腹必坠胀难忍，小溲点滴。其病因亦不止胎重压胞一源，惟胎前者居多数耳。《甲乙经》云：“转胞不得溺，少腹满，关元主之”。明言转胞有少腹满之形，且当从肾脏主治，关元肾穴，仲景肾气丸有本矣。后人论此证，则有虚实之分：如饱食疾走、忍尿入房，忍精不泄，脬热闭塞，均实证也。血少气虚，胎气不举，下压膀胱，则为虚证。治法除肾气丸外，有以沉香、木香利气者；有以盐汤探吐开上，上窍开则下窍利者。而丹溪以补气开举之品为君，佐以探吐。惟上举各法，尤为虚人所宜，故学者每多取用；实能补前人所不及，至足法也。